

Истоку
на запад

朝东 走到西

Миомир Удовички

〔塞尔维亚〕米奥米尔·乌多维契基 著

赵 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Истoku
на запад

朝东 走到西

Миомир Удовички

[塞尔维亚] 米奥米尔·乌多维契基 著
赵 芃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4485

Миомир Удовички
ИСТОКУ НА ЗАПАД

© Филип Вишњић, Београд, 19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东走到西/(塞尔)米奥米尔·乌多维契基著;赵芃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329-0

I. 朝… II. ①米…②赵… III. 长篇小说-塞尔维亚-
现代 IV. 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328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董文权

朝走东到西

(塞尔)米奥米尔·乌多维契基 著
赵 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天津新华二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329-0

定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我的母亲：

——米奥米尔·乌多维契基

书中一切皆为虚构。

一如人生。

目 录

在火车上	1
幸福女生的伤心故事	35
仍然在火车上	43
碧水惹回忆	56
手臂上长满毛的男子	63
在歌声中变大的老人	67
侧脸	70
大盘子	77
阴阳相隔的眼睛	114
又一本日记	127
向何方	159
一切都事与愿违地收场	168

在火车上

这么说,又被带走了一个。乙脑,真的吗?恐慌在外国人中间蔓延,不言而喻。一些死于传染病,一些罹于恐慌。谁注意过那些不幸的人们?谁清点过他们的数目?疾病,畏惧,恐慌,健康。疾病,死亡。因为疾病?因为对疾病的恐惧?因为对健康的担忧?还是因为这些纷繁窒息的疑问?

但倘若这些都是事实……为何又偏偏等到生命行将消逝、流失和幻灭之际,当它如同一件直到一秒前还完好无损的雪兰毛衫,却转眼间就变得支离破碎之时,才惹来对它如此激烈而又徒劳的思索呢?

这些都是约万的疑问。我没有疑问,仅仅是揣测着他的问题并和火车一起行驶。列车仿佛在和我一起旅行,一起顾盼,山峦,铁轨,山峦,田野,山峦,稻田。没有乙脑,没头没脑地驶向未知的前方。

“这就是差距,老街坊,品质上的差距!”肉贩子的叫卖声从隔壁传出。每逢周二,当肉铺又进了新鲜的猪头和牛头肉,他便会挥舞着屠刀把鲜肉切碎。猪脑牛脑在乱刀之下一股脑地流出来,大骇之下的街坊一声尖叫,连忙背过头去,用一种近乎企求的语气反复念叨着,让肉贩把里面的筋剔除干净。她嚼不动肉筋。

回忆如同肉筋。

我依然不相信会有那么多外国人遭遇不幸。那中国人呢？他们的死者数目恐怕更要触目惊心吧。他们就那样在我们身边默默无闻地生存，悄无声息地消失，欢笑，然后逝去。只留下挂在人们嘴边的逝者数字，犹如细菌一般，在湿热的唇齿间疯狂而无休止地滋生繁殖，直至散发出坏疽病的恶臭。

亦可能，他们真是死了。雨水已然销声匿迹了数日，取而代之的是难耐的酷暑。成群的蚊子铺天盖地地将蚊帐糊得透不出一丝视线。我们几乎健忘般地开始怀念起那曾几何时，卷带着城市的沙尘，宛若一条粗辫子般“绞杀”行人的初春冷风。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没下一滴雨。炎热难当的午后，聊发着若干对新季节的不住憧憬和好年景的执着希冀。冰天雪地的冬日里梦想着融融春日，而等来的却只有夹满灰尘的春云，风干了的都市、脸庞和肺腔，渐渐枯竭的河流，以及那一厢情愿地仰望天际间，仿佛被雨丝拂面、浸润身体的幻想。

列车又停了。

是到宝鸡了吗？不，还没有，我的旅伴答道。他那张我已经再习惯不过的面孔，令我不禁怀疑，我们是不是早已相识多年的老校友。已经走了二十四个钟头。可是离成都还得一夜的行程，那到西藏得是猴年马月了呀……谁知道呢，也许是车次弄反了、搞混了，就这么有始无终地一直走下去了。我们从北京出发，怀着对东方的向往，和对某种古老、原始的存在寻根探源的情结前往西藏，然而，阴差阳错间，目标中的东方却在我们的西边遥遥相望。若非一个小孩在车厢里拉了大便惹来乘务员的惊叫，我们甚至都没留意，太阳已然从早到晚都被甩在了身后。“厕所在前面，往西走！”

多谢孩子和乘务员的明示，才将浑浑噩噩的我俩从迷途中唤醒。

憧憬着东方,我们朝东进发。可眼前的方向,无论怎么讲,都是千真万确的西方。

旅客们习惯性地一个个走出车外透气。我们的硬卧床铺紧挨车门,所以几乎每一两个钟头就有一大群包裹得严严实实、汗流浹背的旅客在我们身旁推来搡去。即使巴掌大的小站也不例外,人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涌向站台去买芝麻烧饼、水果和烤鸡。旅客们干什么的都有,一刻不停地嚼东西的,津津有味地嗑瓜子的;毫无顾忌地往地板上啐痰的,小心翼翼地顺车窗吐向外面的;慢条斯理地呷茶水的,咕咚咕咚地喝热白开的。来回跑厕所的也是络绎不绝,而小孩们更是不知多少次尿湿了地板。我们抬起脚,以便乘务员抬起地上那些被完美地剥落下来,犹如朵朵盛开的玫瑰花般的各种果皮。约万是唯一一个将垃圾扔到烟灰缸或簸箕里的人,他的特立独行早就令我无比厌倦。随大流些岂不更招人喜欢、更容易和人打成一片嘛。于是,吃剩的糖纸,用完的手纸,满把的瓜子壳,我想都不想地直接撒到地上。乘务员不会因我的举动而表现出丝毫不悦。在她们眼里,把没用的东西统统扔到地上,似乎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虽说女人懂得生活,但没有男人她又怎么去懂?而清洁工呢,没有垃圾,他们还能清扫什么?更何况,这些乘务员还会时常换换班,而天天坚守岗位的唯一只有那把扫帚——从这个传到下个手里的集体财产。

3

约万仍旧我行我素地把花生壳丢进簸箕。他绝非刻意要把自己标榜成道德模范。我不信他没注意到,乘客们看到他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把包痰的手纸丢进纸篓时那忍俊不禁的表情,但对此他只是龇着白牙付之一笑。有什么办法呢,想必小伙子是头回坐火车,还没适应吧。实际上呢,约万偏偏就是不愿与大伙为伍,干吗非要随大流

呢？与其说他同情他们，倒不如说是同情自己。因为，他无论如何也做不来那些别人眼里习以为常的举动。吃，吐，丢弃，爱怜，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在这里，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简单而直接，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一点拖沓，也不必过问对或不对。

窗外的田野飞快地向后方倒退。借着晨光疯长的禾苗，在薄暮时弯垂下腰肢，安静地融入黄昏的暮色。条条望不到尽头的细渠，注满了不知从何处汇来的清水，穿流田间。顶着大草帽的农民们，仿佛一个个小黑点，星罗棋布地盖满了田间地头的各个角落。小黑点们躬着腰，辛勤地为庄稼松土，收割起足够吃到下次耕作前的粮食。

高山无峰。如刀削般平整的山顶被开垦成一片种植园。山坡上凸露着层层叠叠的梯田，远远望去，活像一个奶娘正自豪地炫耀着她傲人的乳峰。田间的人影在暮色里依稀可辨。更远处，隐约可见一座座未经开垦的山峰，峭拔突起，云雾缭绕，笔直地映入山脚下一面面圆镜般的湖水中。

摩若梵迦？

有这么个词吗？

4 约万没有接种乙脑疫苗。当然，他并不在乎那些药费，也不担心注射后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大概又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抵触情绪在作祟吧。不过，他这回的赌气对象换成了外国人：他干吗非要和他们一样都去接种呢？也许这是他玩的一把“中式轮盘赌”，虽然后果不堪设想，但“中弹”的几率微乎其微。照他自己的话讲，真正的危险其实压根就不存在，无非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老外们，为满足自己的虐待欲而散布谣言，从而制造的一团令自己恐慌和颤栗的气氛罢了。

从早晨到现在，他在座位上总共也没待上几个钟头。这位坐不

住的伙计，像从餐车里飘来的浓烈气味一样，在每一节车厢里穿梭、徘徊。有几个人听见他说中文，好奇地叫住他，笑夸他讲得地道。约万便坐到他们中间，打赢了几把扑克，又下赢了儿盘象棋。头几局时，这伙人还爽快地把失利归结于“东道主”的客气，不住称赞这外国小伙子有两下子。然而，直到一而再再而三地连败后，他们终于才发现即使竭尽全力也拿他毫无办法，才明白自己当真技不如人。玩老祖宗发明的游戏居然输给一个外国人！显然，他们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于是，打量起眼前的小伙子，难道……他不是老外？怎么会输给一个老外呢？！他们恐怕更不敢想象，这个和颜悦色、温文尔雅的外国人实际上还会玩远比这些更复杂更危险的游戏。之前，约万对赌博游戏无比着迷。不过，他还算不上是纯粹的赌徒。

临行前，有一次，我就在几个朝鲜留学生的房间里见到过约万。他们正和几个中国人打“争上游”。游戏的规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最重要的就是看谁能千方百计地把手中的牌尽早打光。随机应变是必不可少的，玩家需要根据每局的不同形势，审时度势地把手里的纸牌重新排列组合。游戏没有绝对的制胜妙招，牌码大小也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往往是一连串适时打出的顺子更容易抢得先机。纯粹的中国玩法——斗智不斗力。游戏中其他凸显中国特色的地方，莫过于所有玩家只有首局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中一名手气

5

好，抓到特定纸牌的有权先出。而以后各局中，上一局的输家都得把手中最大的牌进贡给赢家并收回一张差牌。这样的规则时常会造成输者连输的恶性循环。若想扭转颓势，唯有依靠足够的努力、耐心、智慧，以及幸运女神的垂爱了。

当晚还是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事。“争上游”之后，朝鲜人玩

起了一个他们自己的、非比寻常的、连约万都一无所知的游戏。这家伙一边扔纸牌一边咧嘴大笑，不按顺序，忽左忽右，不分花色，不分大小，有人扔单张，有人丢一双，间或一副对子，时而两张单牌。边扔边推搡，嘴里还激烈地争论不休，似乎昭示着这游戏还有点内在意义。意义。约万全神贯注，试图从一片杂乱无章中摸索出一些意义，可每当他觉得就要抓住些规律时，下一个人便会甩出一张意想不到的卡片，将他刚刚燃起的希望彻底浇灭。真是个举世无双、荒谬绝伦、超越现实的游戏啊，对约万来说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坐在我对面的旅客打扮得像个少数民族。无论什么时候看，他都是一副笑脸。车厢里闷热得令人窒息。少数民族不停地拿小湿毛巾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却始终不肯脱掉身上的长外套。在他单薄而肥大的绿裤子下面，露出两只棕色的针织裤腿，再下面透着浸满汗渍的白色衬裤边。薄外套下面裹着件辫子纹毛衣，再下面是一层高翻领羊毛衫。外衣的摆衩里翻卷出红色的运动服，领口被高领毛衫遮住无法看到。至于运动服下还埋着多少层便不得而知了。这种与季节格格不入的穿戴在中国屡见不鲜。入冬后的北京，大街小巷上穿着夏长服和单裤的人比比皆是，再加上冬季里也时常阳光普照，给人造成无比强烈的季节错觉。

6

只穿着衬衫的我都已浑身湿透。

另一条铁轨上的火车呼啸而来，和疾速飞驰中的我们擦身而过。霎时间，两列车上无数脑袋交错掠过，彼此看去，活像一只只射击场上的移动枪靶。呼啸声消绝于天际，耳膜顿感如释重负，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还久久地回荡在平原上，千篇一律，令人昏昏欲睡。

他向我询问着什么。

我没听懂。

靠窗的旅客善意地笑了笑。

我转头问他。

这回轮到他不明白了。

我打消了交谈的念头。安静地听起铁轨上传来的隆隆声——单调而倔强。

摩若梵逝……欧若梵逝……

竟有如此之多的毫无意义的词语。可如果真的不代表任何东西,如果真的毫无意义,它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他拍拍我的手,回答我的问题。

看来,他还是懂了。

他是个旅行商人,打算去乌鲁木齐。从南方来的,人生地不熟,在北京站迷了路,错过了直达列车,因此只能去宝鸡换车。他还有两天两夜的行程。

旅商掏出一兜子煮鸡蛋,拿出一只,剥了壳递给我。

约万此刻正夹在两节车厢的过道里。他的路被一群人堵得水泄不通,只能直挺挺地戳在那儿,高大的身躯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出一头,金发碧眼,两鬓络腮,在人丛中格外引人注目。

他终于坐到我身边,神色古怪异常。

7

“你绝不敢相信我今早遇到了谁。”

我没回答,显然我根本不可能猜中答案。

谁知,他竟也随即陷入了沉默。同样的沉寂,仿佛让我重温着刚才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换作是我,我会在这趟火车里遇到谁呢?谁又会使我大吃一惊呢?脑海里开始漫无边际地翻腾起各种可能的

设想。会不会是小学同学,那些早被我遗忘在记忆角落里不知多少年的,甚至连自己都已无法确定到底是被杜撰出来,还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我的初恋女友?或是某个张三李四?还是去海边偶然认识的熟人?又会是哪个海边呢?

火车猛地一个急刹车,带得我们一个个猝然间东倒西歪。一些人直接撞了满怀,两个用粗皮带绑在一起的满当当、沉甸甸的大纸箱轰然坠落,扬起一阵烟尘。一位老妇人在摔倒的一刹那慌忙撑住我的膝盖,我顺势一把抓住她滑向铺底的头巾。顷刻间,每个人都变成了混乱场面的一小块拼图,纷纷失去了重心和支点,任凭身体在车厢里不由自主地摇摆飘荡。方才眼里还稳若磐石的庞然大物,霎时间好似鹌鹑蛋一般纷纷坠落,床铺也被震得吱吱作响。一车的乘客,宛如眨眼前还安然躺在树冠上闪闪发光的叶子,一瞬间被骤然而至的暴风雨打得飘飘摇摇,惊魂难定。

老太太连声对我说着抱歉,一张挂满哀求般笑容的脸上忽然老泪纵横。她接过那块头巾,边擦拭着泪水,边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你没伤着吧?”老人泪眼婆娑地问道。

昨晚,我看见她和一对中年男女、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姑娘一起聊得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的样子让我很难判断到底是谁为谁送行。终于,车厢里只留下了老太太一人,仍隔着窗子和他们依依不舍地叙谈。当火车缓缓开动,中年男子追逐着列车在站台上奔跑,直至最后只能目送老人渐行渐远而绝望地挥手时,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老人是那样的孤独和落寞,仿佛一只可有可无的废品,被列车无情地拖向垃圾堆。我似乎还感觉到她哭了。那一刻,我觉得这趟火车犹如一条蜿蜒的、黑魑魑的触手,吸食着一切分文不值、惨遭遗弃的东西,

然后再把我们这些被吞掉的无辜弃子，如同扔垃圾一样，丢散到几千公里开外的远方。我们并不像一群朝各自目的地欣然而往的旅客，而更似一堆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躯壳，盲目地听命于某种莫名的意志，煎熬在拥挤不堪、令人窒息的车厢里，茫然地等待着命运的发落。

“那是我的儿子、儿媳妇、孙子还有孙女。”

那她又将去向何方？

“太短了，盼了那么多年啊！我已经十五年都没见过他了。”

“十五年?!”约万露出惊讶的表情。我仿佛预感到一个来龙去脉并不太陌生的故事即将拉开序幕。是走，还是听？哪样对她来说更为妥帖？

“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还活着。他们跟我讲他上吊自杀了，说这是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专家和叛徒的罪有应得，还说他的自杀表明了他丝毫没有承认错误的觉悟。我强迫自己去确认他的罪状，去写和他断绝亲子关系的决裂书，甚至还要去鄙视他。鄙视我的亲生儿子！这些我都照做了，就因为我坚信他还活着，如果我迎合他们的意愿，他们可能就会饶过他。当时我没哭。因为我不敢。”

布满灰尘的车窗外，依然是广袤的平原在向后飞逝。车厢内，老太太讲道，当一切磨难历尽后，一定会尝到苦尽甘来的幸福，哪怕这幸福只像昙花一样转瞬即逝。干吗跟我说这些？我又没打算追寻幸福。

9

笑容又重新回到她的脸上。

我委实不明白她现在的幸福是什么。是她经历十五年的漫长等待后，与阔别的儿子终于短暂重逢？抑或仅仅是因为他们都还健在？不过，这跟我没什么关系。约万显然是沉醉在故事中了，一语不发，

感同身受,思索着幸福,思索着光阴荏苒,思索着悲喜人生。噢,就算他全明白,也永远无法像老人现在这样,笑得如此宁静而祥和。

她讲得这般心平气和,只是间或扭头环视四周。

“我十年都没敢跟任何人,包括朋友们,说起自己的儿子。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有更多自由了。”说完,她又回头张望了一下。

“他被他们带走时就跟你差不多大。”老人把头转向我说。

“那您丈夫呢,他在哪儿?”

老人将身子靠在两张卧铺间的木隔板上。她脸上的笑容渐渐收起,但并未流出一丝苦楚。那是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脸庞。

“革命战争时被杀了。”

我该如何是好,怎样才能不碰触她的旧伤疤。我敬重那些有信仰的人,也尊重那些不信奉任何东西的人。而对于那些本无信仰,却偏偏固执地表现出有所信和那些本来有信仰,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怀疑自己信仰的人,我实在感到无可奈何。好吧,我权且就是她多年未见的年轻儿子,是她在这列火车上唯一的救命稻草,唯一的心灵慰藉和倾诉对象。归根结底,是我帮她,而不是她帮我抓住了头巾。她希望偿还我的恩情,用自己的故事抵偿我的拾巾之恩。

“白狗子当着我的面砍了他的头。”

“您还有其他的儿女吗?”

“当时我还有个儿子。他才满两岁,就让日本鬼子给害了。”在被追问始末缘由后,老太太说起了那段往事:“日本鬼子一进城就开始屠杀,一个活口都不留。他们是帮丧心病狂的恶魔,一群人把小孩们顺着窗户抛出来,另一群人就举着刺刀在外面等着,还一个个比着

看谁杀得多！”

“太残忍了！”约万忍不住插进来：“我们也有亚瑟诺瓦茨^①和尼什骷髅塔^②。”说着，还同仇敌忾地狠狠点头。

“你们也被日本鬼子侵略过？”一个陌生旅客看到有人和外国人聊天，出于好奇便停下脚步。他听到约万的话后插嘴问道。

我没忍住，顿时失笑起来。这可真不能怪我。果然，旁听者们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让我笑得如此激烈。约万也大笑起来，替我减轻了一些尴尬。和这帮正经得一塌糊涂的家伙们沟通实在太费劲。给他们解释无异于白费口水，而约万兀自不肯放弃。“是啊，这可远了，真是太远了。”听客们应道。

约万滔滔不绝的解说仿佛溪水潺潺般不绝于耳。抒情诗朗诵吗？我宁愿乘上一叶扁舟在水面滑行。才不去听什么抒情诗，就坐在小舟里，不要摇荡，一直稳稳地滑行，载着我滑离一切。离开火车，日本鬼子，嗜血的刺刀，闷热到令人窒息的车厢，还有那群热心的旅伴。让我轻轻滑行，耳畔一片寂静。

然而，头巾的债还没有偿清。故事也跟着我顺流而下：“丈夫被害一年后，我带着孩子躲到了林子里，过了一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从来都没哭过。我们躲避别人的视线，靠吃草根和野蘑菇度日。我那时常常感到饥饿，肚里怀上了第二个儿子。就是他！你们昨天见过他。”

11

① 亚瑟诺瓦茨，二战期间，克罗地亚独立国设立在亚瑟诺瓦茨，用以囚禁和虐杀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等的联合集中营。

② 尼什骷髅塔，19世纪初，土耳其侵略者用遇害的塞尔维亚人头骨堆成的颅塔，位于今塞尔维亚南部城市尼什。